

閩都別記

第 柒 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44
30
:7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七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一百十四回

雲程病瘳忿爲假婿

魏兒義重代整真婚

第一百十五回

空花燭麻姑表先世

別溪橋雲程毀生祠

第一百十六回

俠士保鄉教練大鵬子弟

妖貓冒婦難逃臨水香灰

第一百十七回

雲程鞠妖遣徒探婦

新月呼隣拒色却金

第一百十八回

巧會合三世完緣分

溺風情二妻償宿債

第一百十九回

昧天良害節又害命

好男風逢惡亦逢良

第一百二十回

新月認前生嗣父母

郭僧惑內宮帝后妃

第一百二十一回

慶雲諫納僧修現識

雲程帶黠徒破洞妖

第一百二十二回

仁翰進諫被削麻姑入伍

尙妃因詩致禍池蓮峻殃

第一百二十三回

王義忿詩出宮雲程逐刺

朱蓮募滅因國仁翰議誅

第一百二十四回

林仁翰毓孽孽歸隱

周啓文返故園失孫

第一百二十五回

吳周尋親反陷倭國

神僧攝孩留在閩君

第一百二十六回

仁達立僧僧邀自纂

晉韻縱樂樂極變更

第一百二十七回

法濟渡和合二仙子

進寶承張梁兩宗支

第一百二十八回

六娘法網收鎮野鬼

玉眞夢魂奪救珍童

第一百二十九回

森羅殿明放賢孝婦

自在鬼借救學道娘

第一百三十回

潘玉眞捉吊鬼救婦

許飛瓊嚇仇家養娘

第一百三十一回

玉眞暗保路上失物

姜樑現報妻妾偷情

第一百三十二回

巧抽換余豐淫原配

說私孕愛益露奸情

第一百三十三回

碩娘將計就計以化善

余豐張羅自羅而悔逃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七

里人何求

第一百一十四回

雲程病瘳忿爲假婿

魏晃義重代整真婿

却說鐵麻姑求得鯽魚油擦雲程遍身腫皆消盡惟脚手不能轉動不知再用何藥得以靈功麻姑向潭中
之再乞靈示一夢是夜夢見青蛙跳至次早問雲程何解雲程曰莫是即以蛙爲藥麻姑曰非也
無現以奴家解之蛙者乃俗呼水雞雞乃屬酉加水爲酒神示以酒盪成功酒能舒筋滑血試將酒試便知麻
姑去十四門橋沽老酒借湯桶與吳雲程半洗半浸連洗三日脚手便能活動遂能爬起舉步矣麻姑大喜盡
買肥美味調養未半月體將復元麻姑日間全殮共飲夜來將茅屋各分兩間各自寢宿雲程體壯如初謂曰
今幸甥爺病恙全愈貴體還原可不用奴家伏伺此處荒僻非長聚之所奴家明日要與甥爺作別不知甥爺
何日回轉江南不能奉陪雲程聞之駭曰姐姐今日何出此言蒙姐姐扶危救病之大恩又叨不棄許配爲偶
之盛情或就此擇吉草成花燭不然同回江南台登與小生酬應於萬一何突言作別令人心灰耶鐵麻姑曰
甥爺亦何出此言是何人把奴家許配甥爺爲妻雲程曰乃姐姐親口逢人都稱小生爲良人夫郎還有不成
鐵麻姑曰怪道是甥爺一向認錯章旨奴家因一孤男一寡女同在一處外面不假冒作夫妻必生疑議一疑
議卽生是非災禍必至甥爺命休因此千思萬想含羞忍恥假作夫妻始自免是非災禍纔得保全至今安靜
無虞今已同患難不可再同歡樂也雲程再三問之麻姑不肯說明雲程涕泣曰原來姐姐是這等議論小生
不知以爲實事但姐姐既嫌棄小生怎強之惟今受恩之人忽然分別豈不傷斷今無敢別來惟姐姐所信者
此處之神今夜再乞靈夢來詳如神示之不可只得聽憑姐姐而去如神示可再爲道議麻姑曰奴之所言皆
合於正道何必再問於神雲程再三求懇勉強同出雲程回潭祝曰弟子與信女鐵麻姑應否配爲夫妻如可

如不可祈各示夢倍感神恩等語祝訖各歸茅舍睡寢天曉俱起雲程問姐姐昨夜其夢何如麻姑曰嬾爺不知何夢可先說奴再說雲程曰小生之夢好極見柯木長新枝麻姑曰好極何見雲程曰此乃枯木逢春重發枝男婚女嫁能開枝葉接代宗祧之兆又柯木乃水人所執神明代執柯媒妁許之極好矣姐姐何夢乞卽說知麻姑曰奴夜夢一男十八女不知何解雲程曰又佳也一男子乃一人爲大字十八女乃十八口是杏字幸與杏同音大幸之奇緣矣快去擇日完了花燭同回江南勿遲也麻姑被雲程詳解俱可無以回答隨進自己茅屋中尋思漫漫詳解突然爬起問曰嬾爺夢柯木長新枝麼雲程曰正是麻姑曰乃是未可也程雲曰何說未可麻姑曰柯等之木加一橫木乃未字分明排着未可二字神明何曾有許吓雲程曰小生之夢被姐姐反解作未可姐姐之夢再不能改變作未可耳麻姑曰更是未可女爲口男爲丁一男十八女乃十八口一湊十八亦成未字丁配口亦成可字未可兩字更屬分明明日不用擇日子雲程因此二夢被麻姑解更屬有理性中一觸椅上翻跌於地人已昏迷麻姑卽忙扶起摺住人中止半時方甦麻姑曰嬾爺何用如此君子謀道不謀食醉翁之意不在酒局量似此褊淺再觸成病把奴家前功盡廢矣若奴家漫漫些去再陪伴幾時好麼彼時雲程神氣既回停坐久嘆口氣自捫進寮閉門而睡飯叫不食直臥至暮何曾有睡惟有長吁短嘆俄聞外面有人與麻姑說話由遠而近側耳靜聽先說何言那人說明日打轎來接去務必長在那裡要樂不成再來此受清風麻姑曰長留在高樓大廈要樂怎的不好只恐久住令人生厭那人又說是他親愛之人永久不至厭氣麻姑笑曰不厭氣一世都在那里要樂說至寮門口麻姑使敲門連聲叫嬾爺嬾爺雲程聞此語忿甚故作睡狀不答遂寂然無聲麻姑不言蓋起初二人同在茅寮中睡今雲程已愈麻姑遂另搭一寮屋於巖後離一曲地三面懸巖削壁更屬寂寞是夜麻姑獨寢至半夜睡甚濃有人潛入榻去被窩將麻姑攔肩抱住全身壓在肚上驚醒要發拳不能發硬掙扎將一手撐上一手插下遂卽將那人喉嚨帶卵根抓攔住那人却被抓攔難堪亦插下右手將麻姑跨夾襠抓住左手亦將麻姑喉嚨攔住似此相持兩個扭擺一團俱不出聲

只在床上翻滾俄而滾落床下四手纔放麻姑起一脚那人躲過亦還一脚麻姑閃開將那人攔腰夾住却被掙脫飛奔出戶麻姑退出無踪驚而思之那里來有如此強盜暗中能招架還曾再來快去叫吳郎來討至舊寮門一推即開訝甚喚之無應至床前捫之空床無人矣暗笑原來就是這冤家心不死潛來行強亦好今夜來試老娘手段方知還曾再來仍回自己屋裡誰知那人已先在門後麻姑進去黑暗裡破那人雙手將臂膀箍住麻姑欲起一脚倒踢回思不可只掙開一手將那人嘴巴錐住那人亦伸手向麻姑鼻子一敲麻姑閃開回一羊頭那人輒用雙手刀刺來兩躲不及麻姑太陽角被手刀礙着一痕那人眼尾被羊頭損傷一塊麻姑反身將那人脚抱在突望空拔脫飛逃而去又追之杳而不見天既明至舊寮探之蓬門推之不開從縫窺入而雲程在然因思來無踪去無跡果是奇能這冤家夜來行強欲變假成真奴若無此奇能便從之今愿意回去江南自想自好笑遂不睡自來梳洗將一張紅帖取出舊寮門敲叫綢爺雲程問何事麻姑曰快起來說話雲程曰如今還有何話堪說要說去高樑大厦裡說麻姑曰正是來說雲程方起開門麻姑將紅帖遞與曰今日有人請綢爺雲程一面講一面看雲程眼角紅腫數塊笑幾失聲雲程因聞其笑仰頭見麻姑額角亦紅腫幾處自覺無趣接看之而寫吳姑詭內寫歸甯好日潔觴恭請驀驀小女同車寵賞不勝榮幸之至愚誼丈魏冕頓首拜雲程看了訝曰此帖請那個吳姑詭回門耶麻姑曰惟獨此宗事未曾與綢爺說明當日自北堂嶺背綢爺先至十四門橋留宿一夜店主姓魏名冕妻林氏惟一子吉士無女一心要奴家爲誼女訪知清白人家遂拜之因此極承愛惜如同親生因綢爺臥病未請回門奴家雖時常往來未曾來隔宿今聞綢爺病痊昨日遣人執此帖來請爾伐今日回門今早去梳洗更換衣服待他來接轎同去他家要樂食個自在飯將養至貴體大壯回去江南未遲耶雲程訝甚曰姐姐此事先不言猶可已昨日有人執帖來請回門亦何不言至今日纔講耶麻姑曰那人一來便帶同去見綢爺誰知綢爺連喚不醒來人等不得回去了奴家亦去睡矣雲程曰昨日甚時候有來叫麻姑曰黃昏時候因等不得叫奴家代言耳雲程曰是吾作奴那人說

明日接姐姐去留在此要樂不與回去姐姐答與長留只恐被人厭賤那人說姐姐是他心愛之人永不厭氣姐姐又答一世都不回來就是麼麻姑笑曰原來所說之話都被爾聽了假睡反來怪人雲程曰既放帖請客日間不來至夜纔來是何緣故麻姑又答曰亦查問那帖清早交與長工叫他先來此請再去城內幹事誰知那長工將帖存於懷中先去城內幹了事回來纔至故至天暗亦是無防甥爺因何假睡不答雲程嘆一口氣曰怎怪得曹孟德不請殺呂伯奢一家那時小生聽姐姐在外與人之言以爲姐姐改變辭却小生另投朱門長久安樂恐小生在寮內聽知故連聲喊叫探其是睡是醒誰知乃錯會其意以接回娘家乃作改節私奔致行胡爲辜負深恩言之羞愧麻姑亦知其意便笑曰奴家自有制度能保全其身今莫講快去換衣作新女婿回門將有人來催雲程曰罷罷魏家父母與小生半點無干有人來請姐姐自去長留在那里親愛要樂小生有名無實何須亦往耶麻姑曰不去魏家必回江南雲程曰亦不回江南剃頭髮去作和尚麻姑曰怎想去作和尚雲程曰以姐姐之重恩莫報惟有終身喫菜拜佛念經保佑姐姐另招個姐夫就好麻姑冷笑曰果然果今之人只可同難不可同安樂有一的不足把前情盡付於東流耶勾踐殺文種漢高殺韓彭今古皆如是也雲程向長揖之曰此乃姐姐不要小生爲婿小生敢不要魏家爲岳家耶要小生到他家怎樣答應麻姑遂將問答之言教之隨即梳洗換衣須臾轎至各乘至魏家拜畢祖先岳父母席設前後廳堂丈人同小舅陪誼婿魏昂有表姊楊氏同林氏陪誼女席雖分內外門亦不閉彼此皆看見說話傭工同隣人來看新婿皆羨天生一對強綽齊整魏昂先說曰賢婿今身體已復原來日一起搬回備禮謝神雲程曰愚婿本郡人幼失父母蒙姑娘撫養姑丈在南唐伺主隨任江南今春承姑命回故土省慕住在鼓山邊王婆之家那王婆有夫姪女卽此誼令愛幼失雙親又無弟妹家招贅愚婿上門誰知成親三日後姆婆亡過喪事猶未畢愚婿卽得病手脚不能活動醫藥罔效因聞貴處龍潭有神鯉端治此病要親來求神乞賜因家中並無次丁又無外戚難爲令愛賢德自行背負至此求神因病久羸空令愛隨帶刀擔採樵作口糧幸蒙岳父母不棄隨納爲女諸凡皆

周給不至爲樵乃二位大人之造就也今愚婿久病已痊一乃龍潭神明之恩二乃岳父之德三乃令愛之賢非此則早爲枯骨矣今恐姑娘在楊州懸望要卽回去再來令愛不肯相隨不往亦可惟是單身無家可歸在於深山中獨居奈何魏晃曰今卽搬來舍下作伴待賢婿回來只是久病初愈路上風霜堪虞可再俟月餘去之未遲但此番坎坷不知是賢婿之時運是小女之命運一就親就遭此恙麻姑曰是女兒命運到不是姑爺命乖林氏曰莫是擇呆日完親以致連遭魏晃曰今怎處楊氏曰有个方法須另擇上吉日子從新再來拜堂合登把前的不算如遲添了男女就解不得矣林氏曰大姑說得有理自今日起吾女只在娘房中不要與賢婿見面待另擇日再作新人方可相見魏晃答是麻姑曰凡婚嫁日子乃極好擇的那有擇錯此乃命運怎怨日子祈勿再行此作笑話魏晃曰吾女若不信可將前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完親日子說來對歷數自然曉得麻姑自想何曾有作新娘拜堂以春間雲程來省之日五月十九日騙之魏晃對歷數恰是十惡破敗兼犯死符五死拍案曰那個擇日有此混帳這個日子敢擇娶害人造化知得快還另改過如不知終身怎了麻姑堅辭待婿回江南再來漫漫來行未遲魏晃決意先行至席罷林氏硬帶麻姑進房不許走出魏晃亦帶雲程外房安頓隨自盡心擇一上吉之日一面修理空房一面備辦粧奩卽如招新婿上門至吉期日廳堂亦鋪排華麗鼓樂喧騰洞房內錦帳牙床親戚盈庭同來賀喜麻姑濃粧艷服如織女臨凡吳雲程幃冠博帶却似牛郎下降同拜了天地又拜祖先岳父父母同行交拜引進洞房坐床合卺是夜花燭輝煌一个揚眉吐氣一个帶恨含愁正是茅寮苟合難成就華屋成婚有不借欲知下文如何再說

第一百一十五回 空花燭麻姑表先世 別溪橋雲程毀生祠

却說十四門橋魏家以鐵麻姑當作親女從新來行婚禮招贅雲程上門與麻姑合登花燭至洞房人靜更深惟新娘新郎兩個麻姑笑謂雲程曰那二个老頭皮有些顛了好端端叫我們作生作旦戲與他們看不知銀

錢破費多少雲程接答曰似此擔情將來總要圖報麻姑曰把爾我來作戲何情可擔耶雲程曰姊姊所慮者因無媒灼主婚不敢苟合今有誼父母主婚禮已周到以遂明婚正娶麻姑突變色喝曰甥爺汝講甚話早已剖明汝又弗許怎的心猶不死還在妄想此乃兩老疼愛爾我好意怎敢違之只得任其所爲我們心總不移誰知甥爺以假爲真還說此話總是奴家在眼前纔有此事事叨叨從今遠離開則無想矣言訖望外便走出雲程拉住曰不必如此真假夫妻惟汝我心知今夜姊姊自走豈不自相矛盾被魏家看破負了盛情也且請息怒容小生說明去留聽之姊姊既如此執意誰敢放肆麻姑住步仍同坐定雲程又問曰姊姊之心殊屬不解起初病至甚姊姊時刻不離今已全愈而姊姊又欲遠離今已遵照神示未可二字姊姊假借外是小生之妻房內是小生再世之父母也不敢再有他想惟有一宗求乞示知姊姊與小生乃係萍水相逢因甚無人遣命自逞身伺候不避嫌疑卽賢妻亦不及矣又趕去嶺上殺死遇喜竊負而逃認作親夫皆捨命求藥盡力扶持姊姊之心意令人猜度不出祈爲說知以解懷疑麻姑嘆氣答曰甥爺不問亦不敢言甥爺知奴家乃何人奴家祖父王仁達在前朝爲大都督指揮使立有功績言事不避前王禍惡之因與南唐攻建州延平兵變誣以反叛族誅先父單名淳武勇過人越牆而逃奴家自幼失母常在舅家學文習武至換新王先父改名姓在南臺開木行代客發貨欽工使渠耿督造寺院用行木勒給半價威迫難堪行客索取木價不敵抵變業產無奈將奴暫賣與洪家爲婢湊還客數先父抑鬱而死只遺奴一人落於人家爲婢日夜悲傷祖與父仇不共戴天欲自去行刺雪恨其奈門路未熟日夜肝腸寸斷至中秋夜在屏後潛聽甥爺殺了渠耿一家毀了王墳墳墓代奴報了親仇便死無憾因此佩感大德欲圖報答無門適遇甥爺危症正是奴家報答今幸災消病痊可表寸心怎敢言報雲程聞之訝甚曰怎知我是吳雲程先再造於乃祖復重生於乃孫當初誅吳樞密一門若無令祖通信先抱走小生早作刀下之鬼今日若無姊姊之捨身護衛已變爲土矣此恩德何日得報今既說明小生明日卽行無疑矣待姊姊擇有姊夫小生再來効犬馬之勞圖報於萬一也麻姑曰甥爺說甚誰人不

知奴有了夫還肯重夫再嫁甥爺今回去另擇高門賢淑接代宗枝莫把看樣妻子爲念奴家既有了誼父母投靠再不他往以後甥爺有來時若不忘舊情到此溪橋一盼足矣並無別望也雲程含淚曰姊姊說甚汝既不再嫁男豈肯重婚顧得什麼宗枝今既忍別淚滴心灰再來何爲耶麻姑曰心不能灰不來可也心若能灰來有何妨耶雲程曰誰不欲灰心詎心凝爲鐵淚愈滴愈緊奈何麻姑曰不行終不能灰一登程不淚而自灰矣雲程曰明日決行灰不灰由他可留詩以爲將來記憶隨取粧臺畫眉之筆墨同房壁上題曰

心不能灰堅似鐵 淚凝成血隕如麻 老天不肯容姑息 悵別溪橋夕照斜

蓋雲程詩中暗存鐵麻姑三字麻姑看會其意和曰

闕海吳江呖尺間 雲山無阻去何難 登程不管他人事 十四門橋水自潺

雲程吟麻姑和詩亦有己名愈加敬愛暗嘆此怎教人心之能灰也二人詩題已畢天已大亮雲程仰天嘆曰雪隱鷺鷥飛始現柳藏鸚鵡語難知姊姊若不說真情致小生終身不能見解便起行還要到高蓋山探訪一遭方可麻姑曰既離火坑豈可再入無人往救矣雲程曰今可放心不勞再救正談論間下凡送上點心茶湯敲門進房麻姑接過下凡回去頃刻魏冕同林氏楊氏進房皆曰來道喜麻姑曰罪重女兒與女婿未到三位大人膝下磕頭先來道喜豈不反背耶魏冕曰非獨來道喜因了環說吾兒與婿有作詩題於壁上兼來請教雲程聞是來習詩恐其識破臉上失色麻姑笑曰昨夜與婿偶占俚句正要呈送父親斧削魏冕不甚知文義訝而讀之曰吾女與婿乃重整小登科該作喜慶勸樂之語纔是因何此詩似有離別悵悵之語雲程知其不能破遂曰爲今小婿因病恐姑娘在揚州懸想欲暫離別故發於詩心甚着急即今日起行也林氏曰不可今即新婚亦須俟滿月那有一夜即離之理魏冕亦曰再住幾日去未遲楊氏老嫗曰如孫婿十分要緊欲去由之亦不妨老身有外甥在高蓋山洪家隔壁居住亦擇日不好新人轎被洪家新死婦人棺柩適抬出相沖後亦得病甚危夫婦坎珂後有人教另擇日子重新拜堂第二日外甥亦即起身去外方作生理發有大財回來

孫婿昨日拜堂今日回去亦無妨礙。聞說有人做過如意回來亦聽從之。麻姑隨問楊氏曰：表姑所說新人轎被洪家何人棺柩冲煞？楊氏答：那洪家名承訓，乃高蓋山第一戶，其妻齊氏與他使用之僕遇喜有私。那日齊氏使遇喜不知往何處支銀，他銀逃去幾日，尋討無踪。有人過望此臺嶺下見有尸被賊殺死，遇喜之父亦各處尋討，認是伊子尸首。那起先齊氏以爲遇喜支銀逃回自家坐轎回，遇喜之父母討銀，其母亦以子不知將銀拐去何處。比比認着尸首要往洪家炒鬧。那齊氏因遇喜支銀逃走一觸，卽得重病，趕其夫回來，自把刀割死。因此遇喜之父母託人去求承訓，念着舊用，家人不念舊惡，施捨十餘兩收埋其子尸首了事。其家有一婢去內山討柴，亦被虎咬去，承訓惟子然一身，後又聞其族人繼以子女，今亦安閑自在。老身外甥亦是降氣，適着齊氏割死之棺冲煞，比比許日故此重行婚禮。後到順事，今孫婿卽起身亦可。麻姑又問那承訓何處，纔回楊氏答曰：亦聞人說去做生理，或曰不是做生理，是去嶺裡收租。又聞外甥不知姓名，臥病在他家。後承訓回來問諸鄉鄰，亦說不知。或有人說他家中有人趕來接回去了。雲程聽知，因由自想：我先是，不知今聞此信息，可不必去了？那楊氏隨口答應，訖同魏、孟夫婦同出，備酒餞行。麻姑謂雲程曰：方纔聞洪家之事，天不容奸淫，使其自戕，可保無虞。奴家纔放心了。雲程曰：姊姊乃天上人，小生百不及一願拜下風，定矣。麻姑笑曰：願拜下風，心宜灰矣。雲程曰：雨被北風吹作雪結之愈堅，也少頃席便同出，登席作餞，訖備贈盤費。包囊先至龍潭叩謝神明，見那半邊魚同羣魚游於水面，愈異。隨拜別岳父母、小舅、表姑與麻姑拭淚而別。正是：意却情難却，恩怨更深。

十四門橋在昭賢里，疊石爲橋，水道十四，故名龍潭。在於十二都下有山坑，有龍居焉。歲旱禱之，則應。潭中羣魚游泳，靈麻姑所削半邊巨鯉猶在，無敢捕之者。又有石四狀如龜蛇劍印。

却說吳雲程離了十四門橋，至洪塘搭渡，直抵白沙登岸，買酒菜被唐舉人看見，遮迎進庄，諸鄉老留款不放。因稱頌其功，引看報功生祠。雲程見己之牌位形像，駭問之。鄉人曰：逢歲時年節，通鄉皆來焚香禮拜，以報恩。

公之功德也。雲程不答，將形像打翻落地，踐踏粉碎，隨罵曰：汝們不是報恩，明是報仇。把我一個雄壯之人，拜得顛沛流離，命幾乎被汝們拜休。快些折毀，不然將放火通鄉，一起燒去。衆鄉人曰：不可。放火折毀便了，不獨敝鄉一處將恩公拜倒，連不知那鍾南山、劍浦兩處拜之，猶甚。雲程聞此，只在雙髻峯隔一夜再留不住。次早即往，仍由鍾南山見生祠，亦如是折毀。被通鄉留款一夜，次早又至劍浦，先訪至祠內，見雕樑畫棟，比雙髻山鍾南山更甚。十分途向前打翻，並龕座盡行折毀。那看祠之人抱頭鼠竄走去，任其折毀。無人敢進查問。雲程隨步出門，口只見家家閉戶，個個逃奔。欲問並無一人，適有一人跪得氣喘跌在路中。雲程將那人扶起，問故。那人曰：汝不知也。強盜又來了。雲程曰：那里有答？曰：現在看祠之人來報強盜入祠，打折鄉人快去躲避。雲程曰：獸子打折報功祠是我自毀，說甚強盜？那人定睛認明曰：原來是恩公。本身到此折毀，是來緣故。雲程曰：且去祠內說知。那人大喜，引雲程入祠，隨出外喊曰：來的是我們恩人吳相公，不是強盜。不用走去迎接。通鄉聞知，陸續皆至。鄉老看雲程皆大喜，各施禮查問，不是強盜。是何人敢將恩公神像祿位折毀？雲程曰：弟去歲自此別後，則遭官符病厄，幾乎喪生。皆由三處建生祠禮拜祈福，至今始得回轉。至白沙方知已毀了兩處。至此處並折毀，不要建此。但不知有甚賊盜如此害怕，快說來再與你們除之。有何難事？此乃吳雲程生來之性情，正是四海五湖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俠士保鄉教練大鵬子弟 妖貓冒婦難逃臨水香灰

却說衆鄉老聞雲程言除賊甚易，不勝喜甚。遂答曰：去歲蒙救，誰知反害恩公不利。獲罪靡輕，望乞淵涵。若問敝鄉有甚強盜說出來，由恩公亦認得事。因他人命而起，就是冷輩之外甥艾紹武，因去歲水災失去生死，不知突有人來冒認作福州艾紹武之伯叔，誣冷家謀佔財產。衆強搶通鄉，不忿合往抵拒，退去勾串諸惡少匪徒數百人，昨夜明火執械劫掠通鄉。適纔恩主在此自毀神像看祠之人疑是又至，出去報信。家家閉戶逃

走有慢恩公祈勿見罪雲程曰貴鄉此等懦弱又被這一起光棍欺凌弟若不來連人都要與他喫盡也諸鄉老遂行重禮跪而留之雲程乃向俠之人見此苦留不得不爲之躲攔便曰暫留在此勿須行此重禮也諸鄉老喜甚便問作何防備處之雲程曰那毛賊若聞弟在此必不敢再來那冷家之昆仲何在言未了冷輩冷固突至把雲程抱着泣曰恩星何不早降使人望眼成穿請至舍下告訴苦情諸鄉老謂冷輩曰你我獨留不得鄉中一家來輪供五日今即與你輪起週而復始可也雲程遂至冷家二兄弟各各告訴遭際苦情原來那賊分了所掠財物退入內山以雲程必不久留俟其去了再來劫掠劍浦之人亦探知退避之由愈加敬重雲程在冷家供膳五日至夜間冷輩曰恩公若遲至數日則家產蕩矣冷氏一門感再造之恩無以爲報有舍妹及笄頗不醜願奉箕帚以報高厚於萬一勿棄嫌爲幸雲程曰兄臺美意怎敢有違惟弟有結髮不敢忘而復娶望乞諒之冷固曰不妨或作偏房作小妾皆可雲程堅辭二兄弟遂不敢強迫輪至李家娶妻之以愛女張家要贅之以嬌娘雲程一暨堅辭厭煩要尋一幽僻之處自炊自食訪至後山有座關鎖空室欲進獨居查問恰好乃冷家之舊業將即要搬入冷輩曰恩公若要清淨另擇別處可也此屋住不得雲程問故答曰內躲有妖怪有進無出來連殺了六七個人纔長封鎖雲程曰弟之癖最拗若說有妖怪偏要進住與兄再除妖怪何妨冷家只得打開封鎖自進去掃淨鄉老聞知又至阻止皆不聽遣人作伴不要無奈何只搬應用家伙水菜等類送進仍照派供給撥人代炊皆辭去其屋乃三進大圍牆後有園雲程宿過一夜無動靜至第三夜更靜俄有一女持燈由園入房謂曰奉夫人命請公子過宅說話雲程愕然答曰異哉此乃空室久無人居那里有甚夫人莫非怪乎了環曰非也乃牆外另宅不是此屋之內公子去使知之雲程雖疑不懼即隨燈至後園出小門踏階而下四面牆高聳屋宇宏敞畫棟雕梁燈光閃灼引入內庭有一中年婦人服飾整潔旁一小女姿容美麗恭迎而去遞茶畢雲程問曰夫人見召有何教諭婦人答曰妾苗氏先夫黃某官歷家宰無男只有此女名喚九娘年方二八擇婚未就聞公子蓋世英雄兩次保全敝鄉恩澤慚淺妾乃女流無以酬報特請公子俯

臨將此弱女九娘許配公子爲百年伉儷家產盡付掌管託妾終身不知尊意如何雲程曰夫人台命豈敢不從奈小生已有結髮妻在怎敢重婚而忘舊好苟圖富貴皆因求姻壓煩故擇此幽靜避婚望夫人諒之婦人曰妾家非比別人乃一品夫人小女乃千金小姐他家縱有子女未有才貌未必敢與小女爭賽也祈公子金諾不必推辭雲程急起立曰小生言無二句望夫人海涵勿再言之小生性子不好恐有冲撞不雅言訖行出那婦人見雲程變色卽曰請勿動氣既嫌怎敢強之仍令了環持燈送公子回家另日再議女郎仍掌燈送雲程至房而回雲程獨坐自思曰此屋後不知有此一家官宦正在自想又聞後戶剝啄聲開門視之乃女郎持燈引九娘至矣雲程訝曰已與令堂夫人當面辭定了小姐何用又來快些回去恐人聞之不便九娘曰公子請從容莫怪奴家又來因聞公子說有原配不肯重婚恐中間乃借詞推卸特地自來問個虛實心纔甘願敢問結髮住在何處令岳高姓尊名曾否洞房花燭祈說明便去雲程思那有此等厚皮之千金小姊不顧廉恥資役自來說親索性與他說明無想遂答曰小生原配結髮名鐵麻姑現在福州十四門橋地方魏冕員外爲螟蛉蒙招小生爲婿本年正月十六拜堂合枕男誓不重婚女不改嫁不信可遣人到那里問之便知今已說明且請回步勿再多言恐小生性急不好九娘見聲勢不好不敢再纏便曰公子既說明奴家亦不敢再言望公子海涵容恕勿外揚是幸言罷卽同了環轉身而去雲程亦不出送急閉門就寢至天明雲程悶思昨夜之事思後門那有此家一向不知隨起至後園探知惟四面圍牆中一小門窺之惟蛛網塵封似久鎖無啓者外無別戶驚異曰昨夜分明妖怪悔不下手捉之料必還來捉之未遲勿與外人言之遂行出外廳有人扣門開看乃冷輩同十餘個鄉人進內便問夜來可安靜否雲程笑曰笑話那里有甚妖怪輩曰恩公誠天罡之祖煞千軍萬馬都不怕而况這鬼怪耶衆鄉老曰那強盜猶未散惟望恩公長駐在此那強盜糧盡怕他不散雲程曰諸鄉老有命怎敢不依惟弟不能長留今思有一法當年建州集本處子弟爲聯甲教練武藝名爲九龍保護本鄉王巢數千萬賊不敢正視諸郡皆陷惟建州安堵如故今教之聯甲號爲大鵬軍武藝練熟了以保一

鄉何怕幾個草寇那時弟可回去列位請思之如何衆聞皆喜遂知曾各村墩父老挑選壯丁二百餘人就於冷家屋後大塋中教練盡力教之二個月餘個個有些武藝通鄉大喜日日設宴歡飲那日雲程回寓立在門首望景瞥見有一女郎飄然而至視之乃麻姑也喜甚忙攜手進內問曰姊姊焉得至此麻姑曰雙親聞官人在此與人保標留必不放遣妾身來催同行庶免歸返無期雲程曰姊姊肯來就好了待數日謀面同歸衆生徒聞師娘至各奉酒餚接風是夜二人房中共酌雲程曰蒙姊姊跋涉至此令人心愧不知姊姊此番怎樣回心不棄小生吓麻姑曰是官人棄妾非妾棄官人自成親起何曾有離衿枕翹家回門纔離數日至拜堂合卺只同枕一宵官人執意即行妾身再三苦留不住還不是官人棄妾身耶雲程聞此語愕然暗思此語從何而來莫非詐乎就此而答曰小生知罪望乞海涵姊姊跋涉風霜無以爲報惟酒多勸數杯以表寸心雲程連斟一大杯麻姑不辭飲乾雲程異之又斟又乾佯失箸持燈照拾看其足穿男子鑲花鞋亦少異稱呼亦不同前疑甚假曰外戶未閉出去再來奉陪隨出外廳有幾個生徒亦在飲酒向之密囑如此如此而行屬畢進房麻姑曰妾身醉不能飲了早安寢好麼雲程曰夫妻離而復合須擇良辰惟今夜不吉未可也麻姑亦笑曰官人說笑話會聞常言道新娶不如久歸從來未聞歸婦而復擇日雲程又試曰因小生昨夢柯木長新枝覺而復夢一男十八女得此兩夢煩姊姊代解是未可不是麻姑曰妾乃女流焉能詳解官人何解是未可也雲程曰小生亦不能解求名士代解名士解曰柯木長新枝者乃柯木旁添一畫是未字排着未可二字男爲丁女爲口一丁十八口一十八亦未字丁口亦可字又是未可二字此夢數日內百事皆不可行詳得有理故守此戒也麻姑曰那個草包名士此般解夢凡枯木重發新枝皆由根生發一畫應加在木根之下是個本字卽一男十八女的要一十八作未字十八一作本字便使不得明明俱是本可這數日內百事皆可纔得夫妻重逢花謝復開之兆却被胡塗草包之名士解作未可悞人不淺雲程暗想亦屬有理找一個雄矯矯男子到被油頭粉面將夢解來解去弄得七顛八倒前本可被他解作未可今欲未可翻解作本可他到有天生聰明之才惟

親近多時深知他行逕此比前行逕大不相同其僞可知矣正停思間見麻姑倚床託腮微吟曰心不能灰堅似鐵淚凝成血阻如麻老天不肯容姑息悵別溪橋夕照斜雲程聞又驚疑曰既知詩又似非僞那麻姑吟訖輒來撲抱就之雲程愈疑口急作大咳嗽之聲俄聞外廂有人喊曰師父且慢匪強盜來了快請師父出來調停抵禦隨即敲門不歇麻姑駭問雲程曰姐姐已知小生在此保標今強盜又來搶掠調撥抵禦須出去就來姊姊請先安寢小生就來陪伴言訖開門走出有數個徒弟把雲程擁至冷家諸鄉老聞知皆問曰新娶不如舊歸師娘纔到今夜何等歡會因甚囑諸徒詐稱賊至把恩公調離是何緣故雲程曰那個不是真的拙荆詐冒而來故脫身離出明早再辦衆笑曰別的會詐冒惟夫妻詐冒不得由他去假那容貌聲音再無相似雲程曰起先容貌無異看真拙荆肌膚無此過白笑有笑凹又稱呼與前不同拙荆點酒不飲他豪飲不厭處處患疑內有一鄉老曰愚公差矣豈不知桃花歲歲皆相似人貌年年大不同酒量加減皆常有之舊事亦有記錯切不可少異棄之有闕大義明早請到舍下與賤內小女會叙雲程曰長者之言金石敢不如命欲辨其真假亦易拙荆之武藝比弟高十倍明早挑幾個徒弟半拜見半請教他的倒蹬腿最利害須防備勿立背後如舉手站步有勞切不可與門走避其真可知矣如不能立步還手其假無疑趁其跑走即將圍住衆拳攻之要他說出假冒情由方罷衆鄉老曰只可比試不可相打雲程遂挑幾個勇猛之徒次早至寓所見麻姑參拜謂之曰久聞師娘武藝高強學生同來請教麻姑曰武勇非女流所長一點不識四徒曰師娘不必過謙務要請教那個伸手這個拳拳單打左邊一脚右邊一雙腳踢過來皆由師娘來教滿姑半步不能招架東躲西避四徒知其無能四面攻之麻姑迫甚忽變一黃貓由跨下走出追之無踪誰知被紅衣小女踏尾於階下衆往拿之紅衣女曰且慢可先將耳鼻尾爪割去令其破相不能變遁衆隨取刀割完女腳始放與之拿去而紅衣忽不見衆驚異時外人入看甚多有一個孩童手執三柱香線點着疑而問故那孩童曰乃鄰墩人由家中兄長患邪病隨父由水口進古田請陳大奶香火回來由船登岸在此門口經過內有圍打假老婆乃是奇事隨衆進

看衆聞香火在何處答在帽上衆看果然有一小紙包香灰頂在帽上衆始知乃臨水夫人之香火顯應捉妖怪也雲程聞之驚異將妖貓縛吊梁上漫漫拷打訊問是何方妖貓怎敢變我結髮形容詐冒正是却是妖貓邪不正豈關形貌變來差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再說

第一百十七回 雲程鞠妖遣徒探婦 新月呼隣拒色却金

却說那妖貓縛吊被打難受始作人言曰勿打勿打愿說雲程停手曰說便不打貓曰我姐妹共三人長七姑少十一妹我九娘也各修煉過五百餘年共在冷家空室裡小門內爲穴誘有男子三人共迷至精液盡而無用共食之前日官人進內獨居喜從天降知官人英氣烈烈不敢就迷遂將七姑假爲夫人我爲小姐十一妹爲小婢引誘官人進穴以爲得計易就誰知官人屬意結髮堅心不動無可奈何七姑隨至臥房盤問原配並望動情官人意不能動遂將原配姓氏說出七姑令我變作老婦至十四門橋訪之遂投魏家爲辭婦殷勤奉承官人之原配日夜追隨不離探知官人結姻根由日日留心效其形容聲音舉動服色竭盡精神三日始似前來冒詐擬以原配結髮無疑必然歡會不知是何破綻被官人看出命生徒來打現出真形逃走被官人拿住令四體不全五官缺損不能再變人形求官人容恕雲程聞了訝曰莫不是我結髮被你咬去脫他形容來冒詐麼可直說來免再拷打九娘曰事到如今還瞞何用官人之結髮現在無恙若不信可遣人查探便知雲程曰等查了再來理論隨打鐵籠將貓關鎖內外塗犬血卽帶衆徒攜犬血執械執鋤至後園小門外有一穴隨撥犬血開出大洞內人之骷髏疊架一座屋宇相似其中空而無物卽令填毀以土築平回問貓曰穴內因何無有貓曰七姑時遣十一妹變爲小貓原形來屋頂探訪必知而遁矣雲程又詰去何處答曰三姐妹起先在福州大帽山天乙巖洞因近都城不便隨擇至此諒兩個必遁故處矣又問可能追捕麼答曰要捉須帶我指點不然難降雲程曰你能教捉二貓將功贖罪饒命放汝歸山今且等待大鵬軍操練精純再帶汝同去收